

2020
因为责任
好医生
好故事 (第三季)

麻醉医生王昊： 插管“敢死队”队员 抗疫中离“死神”最近的医生

新冠重症患者，一般死于喘证和呼吸衰竭，给患者实施气管插管进行有创呼吸支持治疗，可以抢救回更多的生命，这时，一群特殊的医生出现了，他们被称为“插管敢死队”！因为紧急的气管插管风险极高，也许医生打开患者口腔插管的一刻，就会有气溶胶，污染小颗粒分子溅到身上，所以他们离“死神”的距离最短。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王昊，就是“插管敢死队”的一名队员，因擅长气道管理与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支持，在这场战“疫”中，他夜以继日地与死神赛跑，担当危重症患者的“守护神”。

战疫心语

我们是“生死守门员”，这些活始终要有人去做，我的专业技能可以更好地救治这些危重病人。



■ 王昊认为，作为临床医生，要及时调整情绪，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。

人物档案

王昊

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，广东省援助湖北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十九批医疗队（暨南大学第二批援鄂医疗队）队长。

出发武汉前连续抗疫 11 天未回家

1月20日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抗新冠肺炎指挥部并筹建隔离病房，王昊积极请战参加隔离病房的救治工作，连续工作11天，没有回过家。由于心系武汉疫情，王昊多次向医院请战去武汉前线援助。2月17日22时他接到紧急通知，驰援武汉。由于擅长气道管理、ECMO（人工肺）等重症病人的急救技术，以及在隔离病房的工作经验和优异表现，他作为第十九批广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，于2月18日中午带队驰援武汉市汉口医院。

出发当天的一大早，他让太太帮忙剃了个光头，方便打理，同时也表明战胜疫情的决心。“当晚抵达武汉，高铁站台空空荡荡，只有逆行的医务人员，天很冷还下着雨，列车长不停广播说‘致敬英雄、致敬最美逆行者’，突然就觉得自己到了战场，悲壮感、使命感涌上胸膛。”让王昊记忆深刻的还有，“那时的武汉城市很空，但一路上灯光全部打亮，感觉我们的阵地还在。”

“除了救治病人，我心里没有其他想法”

汉口医院是一家综合性二甲医院，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4公里，是武汉最先开放接收新冠肺炎的三家定点医院之一，抗疫期间承担着巨大诊疗压力。由于本身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，汉口医院各方面条件相对比较缺乏。王昊所在的汉口医院呼吸六病区（原呼吸内科）则是最难啃的骨头，因为该病区只接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，王昊每次值班都要负责25张重症病床和2张危重症病床。

王昊称，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，“除了救治病人，我心里没有其他想法。”为了节省资源，王昊一天只吃一顿饭，在最后一刻才脱下防护装备。近8个小时里，他不吃不喝也不能拉，还曾发生过低血糖的情况。之后，每次进入病房前，他都会多吃一些高能量的食品。3月份左右，汉口医院收治的患者渐渐减少，出院病人增多，“我觉得希望来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”

“氧气不足，像牛一样坚持了那么久”

汉口医院的压力有所减轻后，麻醉与危重病医学专业，又擅长气管插管、气管镜检查的王昊，主动申请转战武汉协和西ICU病房。武汉协和西院ICU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集中收治点之一，号称“生死守门员”，救治任务仍是重中之重。

那里是抢救重症患者的终极战场。“就是大家常说的，与病毒‘最亲密接触’的地方。”王昊不敢把去ICU病房的决定告诉妻子，但妻子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了。

“电话里我对她说，这些活始终要有人去做，我的专业技能可以更好地救治这些危重病人，我应该过去。”王昊声音哽咽地告诉记者，“她听了以后，沉默很久。我，泪流满面。”

3月6日，王昊斗志昂扬，正式在协和西ICU上岗。早交班后他正在熟悉新战场的环境，上午9时，3床患者病情突变——急性肾衰，亟需行床旁连续性肾替代治疗（CRRT），而穿刺置管的“长白班”医生10点才上班。心急如焚的医疗组长高元妹主任听说他擅长ECMO和动静脉置管术，紧急派他上阵。

“20张病床摆得密密麻麻，各种监护仪器滴滴响，场面相当震撼。”还没回神，护士就把他拉到3床旁边，“真的就像上战场，20分钟完成穿刺，为患者建立血透管通路。”一气呵成完成抢救工作后，精神松懈瞬间，他突然天旋地转，喘不过气来。原来，由于抢救紧张，他正压头套后面的接风机没有接好就冲进了病房，导致无空气吹进头套内，肯定呼吸不了。

“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的肺活量很大，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，像牛一样坚持了那么久，还完成了工作。”回想起这惊险一幕，王昊憨笑着这样对记者说。

“工作真的很忙很紧张，饮食、排泄等生理需求都被忽略了”

在战友的帮助下认真戴好正压头套后，王昊继续为患者进行治疗。床旁查房的病区主任徐远达教授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夸赞王昊医师艺高人胆大，当即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“插管小分队（长白班）”，王昊二话不说同意了，当即成为“插管敢死队”队员。

王昊参与的“插管小分队”，需要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，中间可以出仓一次，“但我们都尽量不出，因为你出来的时候，又得换头套和防护服，不然有感染风险，所以一般从早上坚持到下午五六点。”值班时，他最多一天要做10个气管镜吸痰，7个气管插管。

上述工作，可谓直面死亡。比如吸痰的过程，患者气道完全打开，大量载有病毒的气溶胶会喷出，王昊操作时，与患者距离不足10厘米，整个过程要坚持10~20分钟，他为患者吸痰时，都叫护士离开1.5米以外，尽可能少一点去接触患者。

许多人问王昊，在里面戴着头套、穿3层防护服，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，会不会呼吸困难、饿、累、头痛等，王昊却回答：“我倒不觉得，因为工作真的非常忙、非常紧张，注意力都在抢救患者身上，这些饮食、排泄的生理需求都忽略了，等做完事，才会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又累、又饿！”

过去的艰辛和荣誉已归零 要时刻牢记医生职责

广东支援武汉协和西院ICU医疗队以钟南山院士的重症团队为主，广医呼吸所张挪富副院长挂帅的优秀战斗集体，是广东省排名第一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集体。“插管小分队”每天由3位医生搭档当值，不仅感染风险大，而且工作强度极大，高危操作非常多，常常是刚完成一个操作，又马不停蹄奔赴下一个阵地继续操作，出舱时都是汗湿重衣。

频繁的无菌操作更换手套，导致王昊手臂发生压疮，而他出舱后出于防护必须马上洗澡，更是让破溃的皮肤反复湿水，无法愈合，但是他仍不下火线。

“认识了一帮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感受到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力量。”这让王昊仍然感慨、铭记，不过他说过去的艰辛和荣誉，现在都清零，现在他不太愿意回想武汉的那段经历，“因为那段时间，即便穷尽各种方法，也要面对很多患者的死亡，很无助。”不过他坦言，日常临床工作中，也会遇到很多重症的患者，甚至死亡的情况，作为临床医生来说，要调整情绪，时刻知道你的职责是什么。